

欧阳

生活本来就是世俗的

前两天去看电影,路途时间没算计好,到影院门口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放映了。看下一场需要等待一个多小时,想着影院所在地的地下一层有一个规模不小的新华书店,等候的时辰正好可以在书店消磨。

买好票,坐着滚梯就到了地下一层,结果迎接我的是紧锁的卷帘门,曾经的书店没了踪影。问相邻的店家,什么时候关的?回答说有些日子了。确实,关着的卷帘门上已经布满灰尘。

记得前两年读书日的时候我还来过,当时已显出人少寥落的模样,不忍之余还和店家说了几句话,当家的也表示在琢磨,探索怎么重振书店的风貌。如今看来,这估计不是容易的事,不知道是在关门整合,还是就此改旗易帜了。

毕竟,单体的实体书店而今举步维艰,在人们购物甚至是阅读习惯都发生很大变化的现实情形下,书店运营到底会怎么着还真是难说,想想,像我这种靠翻书来打发孤寂时光的人,除非路过,否则基本上不会专门去实体书店闲逛了,置身商业建筑腹地,旧式的书店确实很难存活下去。

从地下室出来,看见原来繁华过,后来歇业大吉的一家百货店人气很旺的样子。走进大门才发现,进出人流谋划的并不是服装百货,而是完全和百货没有关系的美食探寻。原来宽大的厅堂已然被分割成大小不一的空间,各家店铺各自为战。而过去封闭的外墙现在也开了许多口子,各色店家在这些口子上渲染着自家门店的招牌。

看来这里被整合成吃饭中心了——楼上没去看,一楼基本都是餐饮行当,相邻的另外两个建筑,原来地面一层的商铺多是服饰类商品,或有个别的咖啡店,现在则几乎都是大厨的势力范围,或油锅出品货色,或火锅烧烤当家。

看看时间,晚餐时刻临近,人们三三两两的晃荡过来,不同店家的伙计热情招呼着,看阵势,火爆之家可能还会有吃货等位的情形。

印象里这里当初是作为大社区商业中心规划的,当初百货店开业的时候,也是人头攒动,那时候我常来看望这家书店,后来网上买书,书店几乎就淡出了生活路径。照此路向,实体书店的衰落当然也就没什么好感慨的……只是,本该坦然的心思在看到火热的餐饮行当时,却生出了多余的遐想。

吃,现在应该是和文化关联的学问了,如果再将之和生活的美好生活挂钩,可能也不会是太离谱的说法。看到食客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在碰杯畅饮、高声喧哗的氛围中,内心突然滋生出念想:这些人会想到旁边那家关门歇业的书店吗?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那里曾经有过一家书店。

其实,知道不知道都没什么,比较起物化的美味,精神食粮恐怕本就不该有太多的魅惑。就在前两天,我看一家网媒讨论说,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之间,哪一种生活才能体现真正的“财务自由”。我当时还在想,这大概是年轻人的问题了,欲望没有节制,哪一种生活都不可能“财务自由”,倒是梭罗那种刨地种豆的日子才有真正的“财务自由”吧?!

实际上,追逐美味的享受和漫游无界精神世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我们不能说吃货幸福的追求是低俗的,而对精神世界的探索也不全然就是高尚的,神父和思想家都有坏人。问题是,纯真的理想总是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吧,一代一代的人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后,并没有把人塑造造成理想了很多年的善良群类,更关键的是,仍然不能摆脱“西西弗斯神话”那般的宿命。哲学家说,要向死而生,既然如此,那么在无止境的推石头上山循环中,想想怎么更轻松些推石头,或者如何在这个循环圈中有自觉地吃好吃点,喝爽点,等等,这似乎也不能说是动物性的感官食欲吧?

至于另一面的说法,比如物化贪欲泛滥,精神追求零落之类的,我觉得似乎也没必要以高下来论,人嘛,各有所爱才是正常的。以我的观念来说,实体书店的没落自然有些感伤惊悚,但看到人们满足的胡吃海塞,一个个油光满面的幸福,自己也是会受到幸福感染的。再说了,读书终究是少数人的事,不能把全民读书的理想拿来谈现实的事儿。

生活本来就是世俗的。



从地下室出来,看见原来繁华过,后来歇业大吉的一家百货店人气很旺的样子。走进大门才发现,进出人流谋划的并不是服装百货,而是完全和百货没有关系的美食探寻。原来宽大的厅堂已然被分割成大小不一的空间,各家店铺各自为战。而过去封闭的外墙现在也开了许多口子,各色店家在这些口子上渲染着自家门店的招牌。

看来这里被整合成吃饭中心了——楼上没去看,一楼基本都是餐饮行当,相邻的另外两个建筑,原来地面一层的商铺多是服饰类商品,或有个别的咖啡店,现在则几乎都是大厨的势力范围,或油锅出品货色,或火锅烧烤当家。

看看时间,晚餐时刻临近,人们三三两两的晃荡过来,不同店家的伙计热情招呼着,看阵势,火爆之家可能还会有吃货等位的情形。

印象里这里当初是作为大社区商业中心规划的,当初百货店开业的时候,也是人头攒动,那时候我常来看望这家书店,后来网上买书,书店几乎就淡出了生活路径。照此路向,实体书店的衰落当然也就没什么好感慨的……只是,本该坦然的心思在看到火热的餐饮行当时,却生出了多余的遐想。

吃,现在应该是和文化关联的学问了,如果再将之和生活的美好生活挂钩,可能也不会是太离谱的说法。看到食客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在碰杯畅饮、高声喧哗的氛围中,内心突然滋生出念想:这些人会想到旁边那家关门歇业的书店吗?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那里曾经有过一家书店。

其实,知道不知道都没什么,比较起物化的美味,精神食粮恐怕本就不该有太多的魅惑。就在前两天,我看一家网媒讨论说,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之间,哪一种生活才能体现真正的“财务自由”。我当时还在想,这大概是年轻人的问题了,欲望没有节制,哪一种生活都不可能“财务自由”,倒是梭罗那种刨地种豆的日子才有真正的“财务自由”吧?!

实际上,追逐美味的享受和漫游无界精神世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我们不能说吃货幸福的追求是低俗的,而对精神世界的探索也不全然就是高尚的,神父和思想家都有坏人。问题是,纯真的理想总是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吧,一代一代的人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后,并没有把人塑造造成理想了很多年的善良群类,更关键的是,仍然不能摆脱“西西弗斯神话”那般的宿命。哲学家说,要向死而生,既然如此,那么在无止境的推石头上山循环中,想想怎么更轻松些推石头,或者如何在这个循环圈中有自觉地吃好吃点,喝爽点,等等,这似乎也不能说是动物性的感官食欲吧?

至于另一面的说法,比如物化贪欲泛滥,精神追求零落之类的,我觉得似乎也没必要以高下来论,人嘛,各有所爱才是正常的。以我的观念来说,实体书店的没落自然有些感伤惊悚,但看到人们满足的胡吃海塞,一个个油光满面的幸福,自己也是会受到幸福感染的。再说了,读书终究是少数人的事,不能把全民读书的理想拿来谈现实的事儿。

生活本来就是世俗的。



等待

田力语

有些人心纳着一片海
波澜壮阔
有些人心是世外桃源
繁华盛开
有些人心是寂静荒原
杂草丛生

而你的心,却是水泥地面
冰冷坚硬
是否会有一个人
带着力所能及的工具
凿开表面
撒下一粒种子
等到开花结果时

周益民

常有朋友这样问我,你对家乡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莲花河和莲花河边的女人们。在那种不语世事的年月,我和那些女人一起朝迎旭日、暮送夕阳,莲花河曾带给我多少欢乐和启迪……

枯水的季节,当其它小河露出肚皮的时候,莲花河依然流水潺潺。它一年四季,总是弯弯曲曲地流过村边,从不断流。在河边出现得最多的人,除了我和那一群小伙伴外,就要数那些穿着花褂、挽着衣袖的女人们了。

女人们多半去洗衣,也有淘米、洗菜或干其它事的。她们一般在早饭后出来,几乎清一色的打扮,系着围裙,提着木桶,挎着竹篮。在与村里人一路的招呼声中,她们笑吟吟地就来到了河边。那时候,用得更多的是木桶,雕花的红脸盆之类的还不盛行,倘有哪一位女人带了雕花的红脸盆,你便可以猜测她是一位刚嫁过来的新娘了。

莲花河最热闹的时候,是女人们洗衣的时候。说笑声中“啪啪”的捶衣声此起彼伏。我记得,捶得最

起劲、姿式最优美的是一位穿着花裙、20岁出头的叫冬梅的新娘。她咬着发梢,把衣搓洗后放在干净的石板上,轻轻地挥一挥手臂,便带起一串美丽的水花。

“冬梅姐洗衣干嘛这么认真呢?”我在石头边蹲了好久也没有想明白,就好奇地问身旁的一位嫂子。

“为了她在外边做副业的男人穿得暖和呗!”嫂子笑着回答我,可我当时却弄不明白嫂子这话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决定亲自问一问那位新娘。我躺在河边的草地上静静地看她洗衣,我想等她把衣洗完再问。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身上盖了一件衣服,红红的,很鲜艳,很干净。

“是你给我盖的吧,冬梅姐?”我爬起来歪着头问她。

“小屁呀,也不怕着凉,还暖和吧?”她停下来笑着问我。

“嗯,暖和!冬梅姐,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为什么捶衣那么认真呢?”她脸一红,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摸着我的头说:“傻小子,真是鬼怪精灵的,问这么刁的问题,将来一定有出息!”我继续缠着她打破砂锅问到底。她捱不过我,望着远方幽幽地说:“不是我不

说,告诉你,你也不懂,长大后你自然就明白了。”

懂事后,我终于明白,那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就像她不必回答为什么要给我盖上衣一样。

后来,我和那群女人更加要好了起来,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帮她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女人们也常让我们任一回性,提一提水桶或过一阵捶衣的瘾,有时还摸出几粒蚕豆、花生什么的奖给我们。上中学后,我一直住读很少回家,自然也就很少见莲花河边的女人了。大学毕业后,我在城里安了家,由于工作繁忙,更是难得回一次乡下。

前些日子因为办事,顺便回了一趟老家,在莲花河岸边站了好久,却没有看到一个女人。一个老爷爷告诉我,现在,湾里年轻一点的媳妇都拖儿带女的进城了,留在家里都是一些老人。说话间,一个老太婆颤巍巍地往河边走来。我定睛一看,那不正是冬梅姐么?我忙上前与她打招呼。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会,才认出了我。

“这么多年不见,发福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她惊喜地和我说着话,热情地留我到她家吃午饭。看着眼前头发花白的老人,我的记忆又一次回到了童年。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快乐的童年已经成了一个



弗里达·卡罗《两个女人》局部 络因供图

美丽的故事,河边那些年轻女人的额头也早已爬上了皱纹,虽然她们老了,不会再到河边洗衣服、淘米,和我们一起打闹了,但她们把那种勤劳、善良和关心人的美德默默地传了下来,我们当年这群孩子在她们的感染下,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嘈杂的世界中好好地做人。

* * * * *

石油工人图谱

安顺国

巡线工

风说,你来了
紧接着雨说,你没有迟到
蝉鸣鼓午时,你已从低处
将夜露推向灿烂,夏日里
阳光咬住你的身体,一刻不停地
用坚硬的利齿,从裤管
一直漫上头顶,像穿刺

你在走,用狼一样的嗅觉
警惕地盯着地下深处
涉沟渠,或穿田塍
在几十公里的燃气管网上
捍卫领地,不容任何异样的气味侵入

追赶日出日落脚步,在大地的内心
如同与时间约会,不敢懈怠
不能放松,尽管
疲惫,单调,面对重复更迭的四季
你始终有一副高贵的姿势

这一天,或这一趟走过来
饱满的汗水,完成了流淌
青纱帐已远,高粱的红艳
使你有了点得意,微笑的风
让你站在路旁,等待回家的班车

安检岗

看到,或握着这个词
你就知道,你和时光一样
没有假期,钟摆的声音
就是你的声音,如跳动的神经
尽管,上帝可以休息

无论,风吹动
雨水大地,还是秋色苍茫
落雪的冬日,收集了严寒
岁月的光芒,让你的人生
没有阴晴圆缺,也没有暗夜漫漫

你是猎手,紧握钢枪一般的安检仪
在城市,乡村,为家家户户
守护生命,快乐,健康和爱情
把一切伤害的事物,囚于靶心
然后,将它歼灭

一缕温暖的照耀,打开春天
从你湿润的眼中走来,生活应该没有灾难
祈求平安的福祉,生机盎然的
遍地生长,鲜花盛开,像风
在门楣上,丰盛欣欣向荣的愿景

维修工

与你相依为命的,不是
一把螺丝刀,一柄扳手和管钳
而是日月星辰,练习爱的双手
用巨大的热量,为生活解冻
从青春,四十不惑到中年以后

你开始动作,世界也就开始了
手语的光芒,像思想的雷电
进入钢铁的身体,把你带进了
一场奇幻的旅程,坚硬的黑夜
无法阻挡你勇往直前的歌唱

石油和天然气,一对孪生的兄弟
在平原,沼泽,山坡和戈壁
在城市,乡村,穿透风
尽情的,涌动甘泉
它们经出的地方,有光荣,有泥泞
有突如其来的疼痛和不易察觉的伤害

面对一切险象,你总会
守住一个人的生命简史,于理想中
把一段段的幸福
结合起来,照亮沧海
铺展麦田



很多事情,不是因为遥远而放弃,只是因为放弃而遥远。

赵春青 画

师傅的脸

蒋玉海

一年快过去了,又是职业新人人职季,也是一批新人转正履新际。看着一个个朝气蓬勃,风发向上的脸,想着自己白驹过隙后刻满沧桑的脸,我思绪纷飞。

记得当时作为一名石油岗位的一线工人,那个已是立秋,天气却依然烈日的井场上,中午吃饭时间我端着饭盒,呆呆看着香喷喷的饭菜,却怎么也吃不下,我实在是不明白师傅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其实,不远处的师傅一样的心里挺别扭,他后来和我谈过当时他不止一次的问自己难道自己真的错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徒弟连饭都吃不好,他也不好受,所以最后他还是走了,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头:“来,咱俩找个阴凉的地方一块吃吧。”看着师傅关切的表情,我默默地点点头,“好!”在生活值班车的一侧,我们师徒二人又一次端起了饭盒,师傅有些歉疚地说:“小蒋,刚才工作时我的话是有些重了,你别在意。”“哪有,只是第一次看您发这么大的脾气,有点发蒙。”年青的我有点不好意思。

说起来这事是上午施工时,我们师徒二人进行

井下仪器配接,我在操作过程中直接用管钳反方向紧固仪器,师傅严厉制止了我,还严肃地说:“你怎么又这样连接仪器,违反操作规程是容易受伤的。”我一边抬手擦拭着脸上的汗珠,一边干劲十足地说:“没事师傅,我都习惯了,不会出事故的。”谁知一直对我们关爱有加的师傅这次突然发起了脾气,“习惯了,我教给你的那些好习惯,你怎么就不习惯呢?”看着师傅一脸大汗有些红涨的脸,一年来跟着师傅实习,看惯笑脸的我,这次确实有点不知所措了。师傅生气地继续说:“看着,我再示范一次,这次一定记住。”说话间他认真将规范动作演示了一遍,然后直起腰:“来,你试试。”我迅速接过管钳,规范操作了一遍。其实对于我而言,这并不难,因为一年里我操作过无数次,正是因为熟练,我才觉得没必要这么严谨罢了,工作还在忙碌进行着,我没有说什么只是悄悄躲开了师傅和其他同事配合工作去了。

把饭盒端到嘴边的师傅看着我有些委屈的脸,缓和了一下语气:“小蒋,你看到我脸上的这道伤疤了吗?”我认真点点头,从跟师傅学习的第一天就注意到了,只是没有好意思开口问,“25年前我和你一样也是刚上班不久,很多制度规程都是书本上学,干起活来,就不管不顾,一次在雨天施工,地面比较滑,

又有点着急,管钳一下子没有用好,紧固仪器时弹了起来,砸在了脸上,就留下这道伤疤。”他不经意间摸着自己脸上的这道伤疤,脸上挂着深深的后悔。我看着师傅的脸,一下子明白了师傅的心意,惭愧低下了头:“师傅……。”

师傅看着我伤心的样子,岔开了话题,“其实,你一年的实习期已经结束了,分公司通知安排你到2队正式上岗,明天去报到,我应该多说些鼓励的话,这一年的工作我们相处真的很好,只是看着你今天的工作样子,我就想起了以前的我,以后你就独立上岗了,真是有点不放心。”我此时终于明白师傅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了,“师傅,我错了,您放心,无论到哪里我都一定会记住您的话,从今后只要上岗我就按照操作规程干。”师傅高兴地点了点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工人,饭都要凉了,咱们快吃吧!”

时间过得真是很快,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始终不忘自己的承诺,将安全规范操作牢记心间,自己也曾带过一批又一批徒弟,这个发生在我师傅之间的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他们听。如今,我已经不在一线工作了,让我自豪的是我身边的新人们,一个个成为师傅,都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

乡间天籁

家把“布谷布谷”说成“光棍夺锄”,有一个传说:一个女子在地里锄地干活,一个光棍汉垂涎她的美貌,上前夺锄来蛮,姑娘含羞自杀,之后化作布谷鸟,不断诉说“光棍夺锄”的悲惨遭遇,清脆的声音里透着一丝哀怨呢。

盛夏的中午满世界都是蝉的歌声,一声接着一声,独唱合唱,不肯停歇。法国作家法布尔在他的《昆虫记》中写道,蝉是很机警的,如果冲着它去,它会马上停止歌唱,迅疾飞走,但如果与它无关,就是在它旁边放声大炮巨响,它也会照样歌唱不止。

蝉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夏天,像个巨大的音箱,能压过它声音的只有雷鸣和暴雨了。雷声恐怕是大自然最大的声响,轰隆隆从远边的天际滚来,到了头顶,霹雳咔嚓一声巨响,简直能震破人的耳膜,吓破人的胆子,“惊心动魄”一词用在这里最为合适。暴雨从天而降,它本身没有声音,它的巨大响声来自树叶、芭蕉、屋顶、地面、窗户等物体,就好像琴自身不会发声,需要手指的抚弄和撞击。在雷鸣和暴雨面前,世界所有的声音全部偃旗息鼓,退避三舍。

夜幕降临之后,世界陷入了沉寂,一切生命都到了休眠的时候。这时该狗值夜了,“深夜闻犬吠”,汪汪,汪汪,一狗叫,群犬应,连成一片,更加深了夜

的幽静。有了狗的守夜,人们会睡得更加安稳。伴随人们安眠的还有蟋蟀的吟唱,这个也叫纺织的傢伙,善于在深夜里躲在草丛中浅吟低唱,宛如枕边的催眠曲,人们在那个连绵不绝、富有节奏的声音中进入梦乡。

当然,一天之中人们听到最美妙的声音,是母亲唤儿回家的叫声,“宝贝,回家吃饭喽——”这是人间最温暖、最甜蜜、最动人的声音,不是天籁,胜似天籁。

